



# 海军蓝

陈连清/文

十五六年前，车抵海南陵水那日，椰风突然卷起引擎轰鸣。陵水机场的远方，连片的热带乔木托起蔚蓝天空；机场跑道尽头，几架军机正把落日推上地平线。椰树“沙沙”作响，仿佛在复述一个海军汽车兵的故事。

这个汽车兵就是我的堂哥陈夏清，当年他就在陵水机场从军。按照上世纪60年代的规定，海军陆战队服役期为四年，由于他驾驶和修理技术高超，部队一留再留，他一干就是十年。他曾对我讲起泅渡万泉河碧波时的豪迈；他说五指山的晨雾缠绕在军车的后视镜上，像一条洁白的哈达；他说黎寨的歌声飘进驾驶室，会与发动机的轰鸣谱成交响曲。这些细节让我第一次触摸到南海的温暖。

堂哥入伍之初识字不多，但从他的来信中，我能看出他的字有了很大进步。他写字时喜欢将信纸斜放，写出的字也斜向一边。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，这般富有美感的信封书信，我十分喜爱。我进入小学后，便与他开始书信往来，邮票背面的米浆粘连着南北两个春天。他把身穿蓝军装的照片寄给我，湛蓝制服上的飘带，在南海风里划出最美的抛物线。后来他回家探亲，换了一身红领章红帽徽的戎装，同样十分好看。我回信蘸着小河的水纹：“草鞋已在门前河中养胖，待你归航张网。”特殊年代流行挂毛主席像章，部队的像章又多又精致，他给我寄了许多，满满

一大堆。那些书信往来的记忆，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。

堂哥在部队的具体情况，我略知一二。他在当了几年战士后，当上了班长入了党。每年临近春节，大队都会慰问军属。慰问队伍排成长龙，随着“咚咚锵，咚咚锵”的锣鼓声响起，“光荣之家”红榜贴上老屋，五好战士奖状在土墙绽放成第二枚太阳。我抚摸他戎装照片的毛边，指腹沾满海军蓝的潮气。我每每在心中为堂哥竖起大拇指。

1966年白露，堂哥历经千里，一路辗转，提着大袋小包风尘仆仆地回家探亲。大娘大伯激动得泪花闪烁。他带回来椰子、槟榔、芒果等特产。沉甸甸的行李里酝酿着浓浓的乡愁。他买了许多礼物，父母和五个兄妹都有。分发礼物时，一斤毛线缠住我阿姐的惊喜；送我一双鞋，鞋底纳着琼州海峡的浪痕。他对我父亲恭恭敬敬地叫着“小叔小叔”，也送了礼物。那时，部队战士每月的津贴只有六元。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，他回队时，大娘一直送到村口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大伯心硬，坐在后间呆若木鸡。

就在那次探亲期间发生的一件事，让我永记不忘。堂哥也没想到，军营锻打出来的筋骨，在家门口的河汉里，完成了对“人民海军”最朴素的诠释。

那年秋天的一个中午，堂哥身着带有红领章的蓝军装坐在小屋门前，等待父亲从田间回家吃饭。

怀表的秒针“嘀嗒嘀嗒”向前迈进。突然，隔着池塘，一个体形较大的

中年女子哭哭啼啼，向河埠头奔去。堂哥密切注视着她的动静。那人到了埠头后，沿着台阶一级一级往下探。她的影子在石阶上一级一级碎裂，像一段正在沉没的往事，从岸上二十米处看过去，已看不到头了。堂哥站立起来看，只听得一声“扑通”，那人竟跳进了河里！堂哥见状，直呼大事不好！水花炸响的刹那，他如离弦之箭冲向河岸。冲到河边，看到水面上不断有气泡冒出。浑浊的河水中，气泡如同绝望的密码。这时，他只有一个念头：救人！双眼紧盯冒泡处，纵身跃入水中，河面溅起一片浪花，军装瞬间绽开靛蓝色的光芒。

秋日的河水已带着深深的寒意，深渊般吞噬着光线。堂哥像一条蓝银鱼，潜入黑暗。女子挣扎时，红领章在水下划出血色的轨迹。水很深，踩不到底，他一个猛子扎下去，从那人背面逮住衣服往上推。那女子身沉，加上浸透水的衣服，更像一段木头。她一会儿露出水面透气，一会儿又沉了下去，大口大口吃水，拼命划动着双手，企图抓住什么，幸好堂哥避开了正面接触。他虽然健壮，但提起那人并往岸上推，要用尽全身力气。当漂在河中无法着力时，就大口吸入空气，再往下沉，用力踩到河底，再往上发力。他的身影在河面忽隐忽现，仿佛在与无形的巨兽角力。就这样，一推一挪，尽量让她露出水面，并慢慢往岸边靠近，最终把她拖到了岸边。当堂哥踩着河底淤泥发力时，军裤口袋里的怀表仍在忠诚地记录这场生死赛跑。这前后不过五分钟，却决定了生死。女子得救了，一场灾祸避免了。那人喝饱

了水，幸亏施救及时，神志还清楚。

我立于河埠观看了全过程。这救人的情节就这么简单，而在他人处于危难关头，堂哥毫不犹豫、临危不惧的精神却不简单。那身浸透河水的海军蓝，突然变得透明，露出口袋里的党费证，那个被河水泡胀的日期正在溶解，墨迹化作无数细小的“八一”徽章。秋风中，那浸透的咸涩里，有来自南海的波涛，也饱蘸着莞河的水滴。红领章将倒影投向水面时，整条河流忽闪起红蓝交辉的星链，每一枚光斑都在重述那个永恒的真理：最深的鱼水情，永远生长在人民看不见的褶皱里。

时光匆匆，堂哥复员了。按当时政策，他没能安排正式工作。民政局考虑到他对部队的贡献，安排他在城关粮管所做合同工。一年夏收夏种，温岭卷起强台风，台风将平原撕成汪洋，莞渭陈6队仓库里的稻谷，眼看就要毁于一旦。他推开粮管所铁门的身姿像是劈波斩浪。社员们肩扛的稻谷淌着金瀑，烘房里漫出的蒸气，是他肩章褪色后升起的旌旗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堂哥放弃了粮管所的工作，开始自谋稻粱。河里捕鱼、田间捉蟹、穿棕刷等都是把好手。后来，他在上海的公园承包剥棕桐的活儿。部队磨炼出的技能和毅力有了用武之地，创业有了明显起色。一次，他驾梯爬上高高的棕桐树跌落下来，棕桐叶割破天空的瞬间，他脊骨断裂的脆响惊飞整座公园的鸟群。我去上海看他时，他人事不省，幸好捡回了性命。从此，

他只能拄拐杖、坐轮椅，苦度人生后来的岁月。轮椅转动时，我看见有朵浪花在他膝头渐渐风干。

几年后，他身患绝症，从沪回到了家，凭借顽强的意志与疾病抗争，每天早起坐轮椅进行康复锻炼，从莞渭陈到横峰桥来回往返六里路，常常累得汗流浹背。人们经常看见那个倔强的背影在晨光中练习站立，像一艘搁浅的军舰，仍在等待涨潮。六七年过去了，他依然坚强地活着，连医生都感到十分惊讶。七年前的年底，他的病情恶化，已无药可医。在医院里，他催促家人：“回家吧，反正没有结果，就不要再浪费药了！”不知何因，在最后一天里未能用上杜冷丁，受尽了病痛折磨。我去看时，他已经五天没进食了。那浑浊的瞳孔突然清亮如初——只见那目光像穿过止痛药的迷雾，仍在执拗地寻找陵水机场的航线指示灯，在死亡领空坚持巡航。

回望堂哥的一生，既有高光岁月，亦有至暗时刻。在命运的长河中，自己难以预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，更加无法去摆布命运，主观能做的唯有“努力、接纳和抗争”。堂哥始终以“努力”为舟楫破浪前行，以“接纳”为铁锚稳住心神，以“抗争”为桅帆迎击风雨。真正的军人，连死亡都是换防。

我又一次去了陵水。椰林深处的蝉鸣突然转为汽车连的引擎轰鸣，仿佛有蓝飘带拂过脸庞，那是他永远年轻的海军蓝。椰林“沙沙”，每一片叶子都似在复述一个永恒的真理：生命最壮美的浪花，永远绽放在逆流的航道上。

一只鸟飞过来  
停靠在芦苇上  
另一只鸟飞过来  
也停在上  
泊靠在同一株芦苇上  
这对情侣鸟啊，婉转歌唱  
看哪，风一吹，芦苇摇晃  
风再吹，芦苇变白  
世界上暗藏的  
所有虚空  
好像一下子  
全都转移到它俩头上

## 东海塘观鸟

赵文斌



# 军营，绿色的乡愁

魏益君/文

他健在，或早已作古，我并不知道。时光已流走了近四十个春秋，南北之遥，我也无从打听。然而，那一片温暖的绿色却常常飘进我的梦里。

1987年冬，我怀着对绿色军营的美好向往，报名参军。新兵集训结束，我们被分到各个部队。黎明时分，车抵火车站。下了火车，再乘汽车，三四个小时的颠簸后，车停下时，一座大山呈现在眼前。吃过午饭，班长给我们开班务会。我问班长，营房这么偏远，能收到信件吗？班长说，只要写清楚地址和

部队代号，收信还是很及时的。正说着，就听外面传来一阵清脆的车铃铛声，跟着一声浑厚的喊声：“来信喽——”

班长说散会，老兵们边叫着“李伯”，边抢看报纸和信件。被老兵们称作“李伯”的邮递员看上去五十多岁，穿着一身邮政制服，头发已经花白。

几天后，我写了几篇军旅题材的散文，正想着该如何投出去，就听到那熟悉的铃铛声了。我赶紧迎出去，说：“李伯，这是给报社投的稿子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贴邮票。”

李伯仍是笑呵呵地说：“反正

你是义务兵，盖上部队的三角章就能发。”

一个月后，天气突变，几日阴雨连绵。好不容易天放晴了，路上却泥泞湿滑。已经两天没有听到那清脆的车铃铛声了，我正想着路不好走，李伯是不会上来的，就听一声喊：“小魏，你的汇款单！”

听着，我赶紧跑出门。李伯正背着邮包走过来，鞋子和裤腿上满是泥巴和泥点子。我和战友都问：“这么难走的路您还来？”

李伯高兴地说：“再难走我也得来，小魏来稿费了，这可是喜事啊！”说着，递给我两张汇款单。我

接过来一看，有《前卫报》的，还有《大众日报》的。

几天后，我请假来到镇上的邮局取稿费，顺便寄走一篇稿件。当我取出稿费，将信封递过去时，营业员说这不是信件，需要贴邮票。我愕然：以前不都是这样寄走的吗？难道是李伯……

当我再见到李伯，问他帮我投稿是不是都买了邮票。李伯笑着说：“看着你这么有出息，我就高兴，不就几分钱嘛，没啥！再说你又不是天天都寄。”

日子过得飞快，转眼到了年关。腊月廿九这天，天空突然飘起了纷纷

扬扬的雪花。我想，这么大的雪，李伯是不会来了。中午时分，李伯浑厚的声音还是响起来：“来信喽——”

外面，李伯披了一身雪花，好像摔了跤，走路有点跛脚。李伯仍是笑呵呵地说：“过年了，家书抵万金啊，不能让你们失望。”

送李伯下山时，望着他的身影像一朵绿色云彩渐渐飘远，我们心里一热，大喊一声：“李伯——”

以后的岁月里，“李伯”这个尊称便印入我的脑海。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三十多年过去了，那片温柔的绿色若一抹淡淡的乡愁，让人怀想，使人眷恋，给人温馨！

章柠檬/文

大暑已至，最热的天也不过如此。都说热天热得不痛快，我倒想说，哪有比热天更能感受凉的痛快。在热天，一定要做个凉人，既能领教到热的厉害，又能寻找到凉的痛快，岂不快哉？

夏的白天酷暑难当，但夏夜的浪漫却是四季中无与伦比的，不仅是因为满天繁星、凉风习习，更是因为暮色如换过场景般，将静谧的凉倾泻人间。热气渐渐退场，晚风开始掀动树叶的琴键。突然有了一种想久久仰望天空的冲动，还有想和家人一起走在风中的柔情。

我们经常在晚饭后散步于九龙湖的荷花池畔。我们不紧不慢地走着，像月光洒下的光影般细碎地分享着各自的日常。把开心的说出来，就复制成了两份；把不开心的说一遍，

就溶解了一半。边走边聊，直到月光照亮整个胸膛，清澈明亮。有时，我们不说话，感受着一路的风景。并非所有事物都是相通的，“风在摇它的叶子，草在结它的种子”，我们不说话也很美好。想牵手的时候就牵，想放手的时候就放。我们可能沉默地走很长一段路，沉默何尝不是一种交流？当我们看向天空飘浮的云和闪烁的星时，或许有那么一刻，都在想：宇宙那么大，那么多颗星球，我们居然能在同一个星球、同住一间房子，这是多么不容易的相遇，而且只有这一辈子。

有多少个夏夜，我们一直走在无边无际的凉意里，觉得生命寂寞又美好。可以互相咬一口对方手里的雪糕，可以回忆我们回不去的初恋，也可以任意憧憬想要抵达的未来。我们贪恋夏夜的那份清凉，更贪恋在清凉里走得很远，也走得很近。

# 热天凉人

夏天，我们一定会约上好友去山里住上几天。不必是豪华的宾馆，也不必是高档的民宿，但只要有一间安静透亮的茶室，能听见清晨的鸟鸣，能看见山中的雾霭，能在大雨倾盆时认真地看一场雨的狂欢。还必须有一条可以蹚水的小溪，能明目张胆、肆意狂妄地玩一次水——没玩过水的夏天都不叫夏天。想玩水的心在，我们可不敢说自己老喽。我们喝茶、聊天，阳光下大汗淋漓，碰盞间大声欢笑，笑谈工作的苦、生活的累，还有很多始料未及的小确幸。说自己是牛马也罢，山间何尝不是牛马们偷闲的好去处？茶从浓喝到淡，也把我们的心境过滤得清爽、回甘。茶香、檀香、木香萦绕的茶室，静静地安放着我们的焦躁与渴望的心。心静自然凉。

山间的夏季最是绿意盎然，那份绿意便是心灵最好的面膜，我们怎能放过？往深处走，走到只和树木一起呼吸的地方，感受绿的蓬勃和朝气。

“生如夏花之绚烂”，生命的底色不就是这片生生不息的绿吗？此刻的清醒即此刻的清凉。

每个人都该有一片自己的“瓦尔登湖”，远离喧嚣的城市，远离名利的追逐，在大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和真实的自己。与其说逃离夏天的热，不如说屏蔽一次世俗的温度，像绿草在山风中舞蹈——自在、清凉。

热天，还有一凉人，必闲坐于图书馆，那可真是凉人的好地方。有一日，我问图书馆工作人员：“这里空调打得未免太低了吧？”他说：“这也是给书开空调，夏天热，书籍要防虫防潮，才能保存完好。”我一听，觉得此言在理也很有趣：书在这里靠空调防虫防潮，人又在这里靠书“防虫防汗”——读的书多了，脑子自然不会被轻易侵蚀，往书里走得越深，心越静，就顾不上出汗了。当然，电子书没这功效。你想啊，书是纸做的，纸

是什么做的？是木头，翻书的每一页都仿佛散发出草木的清香，那才是让人静心看书的药引。在图书馆，你会发现那些看书的面孔是如此平静、从容。谁都不必去迎合谁，我们在书里安放各自的焦虑、困惑与迷茫，又各自享受着文字带给我们的出口、惊喜和慰藉。当然，来图书馆只为打卡拍照的除外哦——以书为背景的面孔是露出来的好看，而以书为前景的面孔是透出来的好看。

如果说冬天需要抱团取暖，那么夏天很需要孤独取凉。总有一些时候，我们可以从空气的热度中抽离出来，避开那些人群热闹中的孤独，去享受孤独中的种种热闹。“清风一室闲钟磬，疏雨幽窗自看书”，一个角落，一本书，一扇可以眺望远方的窗，这是我在夏天为自己必点的一份清凉。

热天，我只热衷于做个凉人。